

籌辦夷務始末

咸豐朝
卷二十三之二十四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

咸豐八年戊午四月庚申直隸總居民紛紛遷避勇已潰
爾棍秦頭等侍衛托明阿直隸布名又國瑞所帶馬隊五
小火輪船七隻帶舢板多隻直入致百萬生靈立時不保
為阻隔乃甫經辦完水大溜急即更不堪設想臣譚廷襄
乘潮而上復起除數隻開通前進居民紛紛遷避勇已潰
散情形如此臣現帶兵弁不過千名又國瑞所帶馬隊五
百名一經交仗船礮兩面開放必致百萬生靈立時不保
且郡城殘破設竟直抵北河情形更不堪設想臣譚廷襄
業已派員持令飭將北運河隄決口洩水並令珠勒亨富

勒敦泰帶兵扼守河口以防內犯。至先經遣委員前往俄
咪。因被海口阻隔耽延。今始取到清字回文。大意或派全
權大臣來津。或准進京。仍執前說。謹將原文恭呈

御覽。

俄囉嘶回文。

既求本職商辦。自應達覆。一四國使辦。自應達覆。一四國
辦事件。二諸務辦結後。必欲進京。若務辦結後。必欲進京。
大皇帝亦可。但當與大學士等辨論請派全大學士等辨論請派
要。使臣進京。並無可畏之處。隨帶差並無可畏之處。隨帶
英佛兩國。帶兵闖入。此外並無另行兵闖入。此外並無另行

譚廷襄等又奏。再本月十三日。復承准軍機大臣密寄。十二日。欽奉。

上諭一道。跪誦之下。臣譚廷襄萬分惶悚。此次兵勇海口潰散。惟臣譚廷襄。臣國瑞各有原帶兵五百名。未被沖散。餘皆零落。並無鍋帳。不能屯駐。且招集僅止二千餘名。不敷分撥。以致未能周密。現在除北岸珠勒亨。富勒敦泰。收集之兵。飭令扼守北河外。臣與國瑞所帶之兵。暨提鎮招集之兵。分布近城地面。水陸防範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譚廷襄等奏。夷船駛入內河。並呈遞俄夷來文各摺片。覽奏殊堪憤懣。該夷先起兵端。狂悖至此。以情理而論。直

不能再與說合。惟有斥回廣東。與之一決。所以仍俟俄咪回信者。因念天津為近畿重地。姑與轉圜。以為緩兵之計。乃俄夷來文。仍執進京為說。又欲在天津府城會議。設令該夷恃強占踞。豈不蹈廣東覆轍。此皆萬不能行之事。該督等所稱。仍示羈縻。究竟如何辦法。豈事事允准。遂為羈縻之法耶。至沈船阻水。原須節節設備。斷非一二處所能阻隔。且兩岸必須有兵防守。庶使該夷拔船起石之時。岸上即可轟擊。今覽該督所奏。似此單層一道。岸上又無兵勇。致有此失。殊堪痛恨。據稱將北運河隄決口洩水。能否使夷船涸淺。不至深入。至分布兵勇於近城一帶。固係防其內犯。然自近城至海口百餘里。豈遂置之不顧。任

聽該夷勾結奸匪。要脅良民。私通貿易。日久相安。豈不以大沽為香港。而以天津為廣州。將來何能驅之使去。該督等於夷務辦理月餘。毫無把握。迨事機決裂。又不能遠守。而節節退避。設竟闖入城中。該督等又將作何收拾耶。京營官兵。惟國瑞所帶。未被衝散。則珠勒亨所帶。自必亦已敗退。著即查明。據實具奏。本日據許乃普奏。懸賞募勇。襲擊夷船。是否可辦。著將原摺鈔給該督等閱看。如可採擇。亦足懾該夷之膽。其另片所稱。稽察奸民。安插水手。並廉兆綸奏。招集水手。編為義勇。各等語。如海運船隻。尚未出口。則照此辦法。亦可潛消隱患。原摺片。均鈔給閱看。

又

諭前因譚廷襄等屢次奏請添調京兵。節經諭令僧格林沁等將密雲兵五百名。察哈爾三四起兵一千名。調赴天津。本日據譚廷襄等奏。該夷大小火輪船七隻。帶舢板多隻。直入內河。經該督等沈船下石堵塞。不料夷船乘潮而上。仍復開通。居民遷徙。兵勇潰散。扼守北河。及分布近城地面之兵。為數無多。現在導水旁洩。以涸其船。各等語。覽奏實深憤懣。業經諭令譚廷襄等設法抵禦。並於津郡以北一帶水路。偵察嚴防。以資補救矣。夷船此次恃強直入內河。兵勇懾其虛聲。紛紛潰散。幾至逼近津城。不知該夷雖船堅礮利。為數究屬無多。且係入我重地。豈遂

無制伏之法。兵家因地制宜。或囊沙以遏流。或沈石以阻船。或決隄以洩水。總在用我之長。攻彼所短。使其伎倆無所施。方為得計。譚廷襄等。於守禦已無把握。僧格林沁。久於行陣。著即相度地勢。默運機宜。於天津以北。密為防備。聞武清縣之王家務。天津縣之筐兒港。兩處引河。皆可歸入甯河縣之蘆台入海。由此洩水。即可使夷船不能再行前進。並著妥籌辦理。至現在兵勇數既無多。前調之兵。一時未能到齊。恐尚不敷調派。如需添調京兵之處。並著僧格林沁等。酌量奏調。以資防守。

工部尚書許乃普奏。竊西南各夷。由上海駛入直沽海口。已及月餘。當此軍需方亟。海運未竣。通籌全局。自當以撫

為上策。惟夷情反覆。或恐愈撫愈驕。說者謂必能戰而後能撫。固屬不易之理。然該夷船堅礮利。不獨水戰難以必勝。即使舍舟登陸。而該夷專恃火器。亦不值以京營勁旅輕試其鋒。臣愚以為該夷之畏民。甚於畏兵。而民情之貪利。甚於貪生。前次夷船入粵。屢為粵民所敗。伏而不敢動者數載。此夷人深畏百姓之明證也。粵東團練。凡斬一夷人首級來獻者。賞洋銀一百圓。以此人人思奮。此重賞必有勇夫之明證也。前次賊竄天津。知縣謝子澄倡率團練。復有本地富戶張錦文。傾貲募勇。並招沿海打鴨戶數千人。大挫賊鋒。賊始遁赴楊柳青。此津民可用之明證也。方

今之計。莫如將各兵移駐天津府城內外。堅壁清野。以逸待勞。既不遽撫。亦不輕戰。一面密諭紳富。設團募勇。或劫夷船於水中。或擊夷人於岸上。每獲夷首。報驗後。即仿粵東之例。賞銀百兩。該夷不過二三千人。即盡予駢誅。所費亦不甚鉅。天津富民頗多。又能深明大義。所有賞需。不難捐辦。鄉團既立。游民有以資生。不至為該夷所勾結。該夷內則無漢奸之導引。外則有民團之夾擊。深知衆怒難犯。必且悔罪乞和。然後從而撫之。則其勢易矣。限火其會之許乃普又奏。再團練全仗紳董。必擇地方殷實公正。素為衆所信服者。且能熟悉人情。知其良莠。而後一氣聯絡。不

至有奸民混入其中。即如近畿一帶。習天主教者甚多。尤不可不密為覺察。至該夷船最畏擱淺。天津衆水合流處。處可以蓄洩。若將上游諸水。設法閘住。漲盛則決其旁之隄岸以瀉之。不使涓滴復入正河。則流淺船擱。而夷船坐困矣。又海運沙船進口者。不下三百餘隻。約計水手幾萬人。如尚未出口。似此無業游手之人。應令督臣妥為安插。或即用以團練。既可弭患未形。且可頃刻而得萬人之用也。

署工部右侍郎廉兆綸奏。竊維海運南糧到津。已五十餘萬石。約計沙船不下四五百號。水手即不下一二萬人。此

項水手。平日本非安分之徒。又往來海道以為常。未必與
夷人全無交涉。今逆夷已踞大沽海口。而此輩游手多人。
欲歸則無路可通。欲住又無以自贍。當此津民惶惑。遷徙
之際。萬一該夷暗遣二二奸黨。與之潛相構煽。該水手等
惟利是視。則天津之患。曷可勝言。臣再三思維。或將此項
編為義勇。分布於官兵鄉勇之中。則頃刻間得勝兵一二
萬人。軍威可為一振。抑或稍稍津貼。沙船練為水師。聯為
戰艦。亦可自成一隊。相應請

旨飭下直隸督臣作速設法。妥為安置。

辛酉。直隸總督譚廷襄。內閣學士烏爾棍泰。頭等侍衛托

明阿○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○十四日○火輪船四隻○直抵津關○在後尚有四隻○相聯而進○並未上岸滋擾○旋據英夷通事○哮○噶○欲請府縣往見○臣等當飭府縣往見○據哮○噶○聲稱○伊國所商之事○必須稟明上司○奏請

大皇帝○另派頭品○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員○迅速前來共議○先派之大臣○可不再見○否則仍欲進京○並即攻擊郡城○兩日○以內○聽候回信○須見另行

欽派

上諭○方肯相信等語○察其詞意○與俄夷來文○大略相同○伏思英夷因○臣等前在海口○為俄咪奏准各條○未滿其願○必欲另請

大臣來議。雖復情形桀驁。究係仍懇通商。如能駕馭得宜。進京一層。或可不再撓舌。當此時勢危急。戰守兩難。惟有籲懇。

天恩。准派職分較崇之大臣。

指示機宜。迅速來津。並須於二十日前趕到。爾時俄味亦必續來。再與妥商。或可即定撫局。犬羊之性。本難馴伏。若再遲緩。激成釁端。恐致荼毒生靈。益難收拾。

諭內閣。著派大學士桂良。吏部尚書花沙納。馳驛前往天津海口。查辦事件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譚廷襄等奏。夷船直抵津關一摺。據稱十四日。逆

夷火輪船直抵津關。在後之船亦相聯而進。並未上岸滋擾。該督等令府縣往見該夷。請另派大臣前往共議等語。逆夷駛抵津關。逼近郡城。猖獗已極。惟請另派大臣前往商議。未必非自願轉圜。現在天津設備全不足恃。若再拒之。必至荼毒小民。本日已明降諭旨。派大學士桂良。尚書花沙納。前往查辦。譚廷襄等接奉此旨。即可宣示該夷。告以大皇帝特派大學士尚書前來相見。即可毋庸進京。惟二十日以前。恐不能到。須少遲一二日。必來會晤也。天津人煙輻輳。若令其在城內見面。恐居民惶惑。海口為逆夷占踞。桂良等亦未便前往。可於離城二三十里擇地相見。須陳兵防衛。不可大意。該夷既云先派之大臣。可不

再見譚廷襄等。即毋庸與之接見。至委員人等。往來其間。情形熟悉。仍可隨同桂良等前往。夷船既逼近郡城。該處人心。難免驚惶。譚廷襄。務當親督地方官。妥為安撫。以固民心。仍須設法防其上駛。毋得以有欽派大臣。遂可卸責也。懷之慎之。

翰林院侍講學士潘祖蔭奏。竊自道光年間。啖夷犯順以來。惟林則徐在粵。夷人不能得志。其後一誤於琦善之擅給香港。終誤於耆英之一意抑民奉夷。是以我

皇上御極之初。罷斥耆英。播其罪於中外。凡在臣民。無不額手稱慶。去年啖夷突入廣東省城。擄去已革總督葉名琛。本年三月。該夷糾約各國。駛至天津。甚至占我礮臺。傷我兵勇。

罪大惡極。覆載難容。議者以為中原冠盜未平。軍餉短絀。又值海運尚未全數抵津。曲意姑容。以示我

皇上法外施仁之意。抑知廣東省城既為夷占。本無關稅可收。至上海為各國夷商雲集之區。該夷斷不敢遽起兵端。致撓衆怒。至海運除已經抵津船隻外。現在業已構兵。即事羈縻。後幫船隻。斷不能陸續轉運。該夷自無從施其攘奪之計。此軍需海運均無足深慮者也。查該夷自道光庚子構釁以來。雖官兵屢經敗衄。而粵省紳民同心敵愾。該夷於三元里等處屢受懲創。至今膽寒。是以前督臣徐廣縉藉資民力。片言而沮其入城之議。